

矿工抒怀(组诗)

□陆之友

—
 地下千米
 一群男子汉
 虽是
 四周漆黑岩石阻挡
 但有
 头上太阳手中锐器
 于是
 交接理想和现实
 化合时间和空间
 进而
 奏出高亢的乐章
 开拓人生的进程

地层深处
 开采铜矿石
 工作真辛苦
 却不忘志向
 我愿
 我喜欢铜色的金黄
 用一块铜片做成小鳞片
 镶在腾飞的祖国龙体上

二

当年
 深入地下近千米
 头戴矿灯驱黑暗
 手握机器钻巨崖
 ——呵
 三十多载
 为了生活
 为了人生不虚度
 ——更是
 乐将开采宝藏献国家

而今
 退休工资随年涨
 本市客车免费上

医疗保障寿命长
 ——呵
 活得舒坦
 源在盛世
 ——祝愿祖国更富强

三

当了三十多年的矿工
 退休想做的第一件事

儿子要求陪父亲回故乡
 看看农村是如何新气象

女儿要求父亲来看自己
 欣赏从未来过的大都市

孙子女要求爷爷带着
 游山玩水来添欢喜着

直到老伴说得老汉笑
 ——在矿井架前照相做贺礼

四

铜矿老童喜添孙女
 为孩子取名激奋全家

老童说有种草花好
 预报铜矿在地下

老伴说年轻人赶时尚
 先听听孩子们的说话

儿子说爱小更要尊老
 取名有特点才欢洽

女儿忙向哥哥递眼色
 说嫂嫂可是身怀六甲

她逗逗得女儿笑
 名字就叫童(铜)草花

日寇侵占铜陵大通暴行目击记

□周大钧

2025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伟大纪念日。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国威军威,共圆中国梦,这是我们中华儿女不容推卸的神圣使命。今年已逾百岁的铜陵郊区徐福煌老人曾经目睹日寇侵占铜陵大通镇实施的暴行,现谨摘录1990年8月笔者采访徐老的亲历所闻,以警醒后人。

如烟往事

民国27年(1938年),我的家乡一棵松一带,时属铜陵县羊山乡四十一保,现为铜陵市郊区古圣村。我家单门独户,坐北朝南,俗称井坎徐家;大门前仅隔一个小田冲,是井坎陈家。屋后紧挨屋基山,竹林茂密,与小马山相连,隔杉木坑与大帽顶相望。西侧4里,可见长江;西南5里,便是羊山矶。四周视野开阔,一览无余。

当年农历四月廿五(5月24日),大通、和悦洲、羊山矶等地开始遭受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顷刻间,房屋倒塌,烈焰腾腾,人员伤亡惨重。尔后数日,空袭愈发猛烈。家乡父老惊恐万分,纷纷依山靠坡挖掘防空洞,白天躲避日机轰炸,夜晚下田劳作。

农历四月廿九(5月28日),日寇飞机1架飞到屋基山低空盘旋,随后两声巨响,炸弹落到竹林间,所幸没有乡亲伤亡。不几天,日机又来扫射,我家墙壁和屋顶弹痕累累,弹壳俯拾即是。过了两天,我和弟弟刚出防空洞靠着大树透气,突然遭到日寇舰艇的炮击,弹片横飞,情况十分危急。邻村农民汪应仁刚从防空洞出来,不幸被炮弹炸飞,血肉散落半里,惨不忍睹。

农历七月(当年闰七月)十五(8月10日),我在田冲放牛,一架日机突然飞来,低空盘旋。我吓得往屋后山上跑,随即听到两声巨响,邻村叶家冲被炸毁房屋数间,王永华老妻相依为命的独孙子不幸身亡。老爹痛不欲生,两次跳河轻生被救起,终因精神失常很快离开人世。

农历闰七月十三(9月6日),日寇在羊山矶一带登陆,与国民党川军激

战。枪炮轰鸣,地动山摇。羊山矶上的名胜古迹瞭望救生的平安塔,被日寇炮弹击毁倒塌。羊山矶、横港沿江一带浓烟滚滚,乡亲们扶老携幼惊恐哭喊,向后山逃难。

当时,我家共有5人:母亲44岁,为一家之主;我15岁,弟弟11岁;姑姑65岁,叔爹61岁。两位老人孤苦伶仃,常住我家,姑奶奶常年卧病在床,全靠我母亲熬药喂药陪护。母亲连忙催促叔爹带我兄弟二人快躲进防空洞。快到中午时分,枪炮声和喊杀声越来越近,大队鬼子叽里呱啦杀来,川军向杉木坑败退,有的中弹倒地,发出惨叫和呻吟。一小队鬼子兵冲进我家,用刺刀挑开防空洞口杂草,将我们老少3人押到堂屋抱头坐下,然后用刺刀逼迫姑奶奶下床。我母亲机智地弄翻粪罐,比划着上吐下泻,说老人活不了几天。鬼子见状,一个个捂着口鼻。一个鬼子对我母亲上来就是一脚,又用枪托击打,我母亲对着刺刀决心自尽,几个鬼子踢得更凶,直至昏死过去。另有几个鬼子翻箱倒柜,用刺刀到处乱戳乱挑,发现一包祖传的银元,怪笑不止。由于屋内臭气冲天,鬼子小头目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们的不要害怕,皇军大大的好!”一挥手,鬼子兵跑到门外集合。我们也被赶到门外稻场上,这才看到,我家灶屋热气腾腾,猪被宰了,鸡被杀了;稻场一角,二三十位附近乡亲被捆绑着,草垛旁几名妇女衣衫不整,有的埋头抽泣,有的已经昏厥。鬼子兵分头吃饱喝足,一个汉奸听从业主吩咐,阴阳怪气地说: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皇军的良民了,谁要是违抗皇军,哼!你们看!”他指指遭难的川军,“统统撕拉撕拉的!”临走,将我表舅赵应龙(时年41岁)和表弟洪洪金(时年15岁)捆绑做挑夫,将我家剩下的猪头猪肉和沿途抢掠的鸡鸭挑着,押着男女乡亲,向小金山一带布防去了。

过了两天,表舅被放回。他说道,表弟想家,边走边哭,鬼子以为他想

跑,叭叭两枪,不幸丧命。家里人几天后才闻噩耗,表舅不敢回到江边老家,在我家暂住。

农历闰七月十七(9月10日),小金山下的鬼子吃了败仗,被川军赶到焦巴山附近。第二天,日寇疯狂反扑。下午,十多个鬼子兵冲到我处放火,并将我叔爹杀害。表舅也被另一个鬼子一枪打倒,血流如注,所幸装死,才捡回一命。鬼子离开后,我家正屋浓烟滚滚,幸未着火,其余祖传房屋财产全被烧光,耕牛猪狗全被打杀抢走。至此,我母亲决定带领全家往回山逃难。表舅执意留下看家,事后得知,他因伤口化脓,继发高烧,悲惨离世。

秋天到了,外逃的乡亲们陆续返回家园,我们也赶紧返回家里播种小麦和油菜。日寇除侵占大通、和悦洲外,在距一棵松仅八九里的余村和广教寺也驻扎一小队鬼子兵。腊月初三,鬼子兵出来作恶,邻近乡亲纷纷躲避。在屋基山竹林里,我和两个小孩、三个大人一起被捉。搜身后,他们强迫我和邻村的少年小陈一起做挑夫。走到三角冲,见村里无人,便肆意放火。一位躲在近处的年轻妇女看到家里瓦屋着火,急忙跑回救火,鬼子兵像饿狼一样,撕烂其衣裤,残暴轮奸。事后,她上吊自尽了。离开三角冲,在山道上遇到一位名叫余白花的中年妇女,鬼子又兽性大发,剥光其衣裤蹂躏。到了岭上徐家,这是一个较大的村庄,鬼子挨门挨户搜查,劫掠财物,宰杀家禽畜。当搜查到祠堂时,一个幼儿被惊吓哭喊,躲在阁楼的几个妇女儿童被拖到厅堂。鬼子用刺刀逼着妇女们到墙角,扒光衣服,一个个惊恐万状。鬼子们的疯狂笑声、妇女儿童的哭喊声,像万箭穿心,折磨得我终生难忘。到了岭上黄村,见远处有

一男子匆匆躲藏,鬼子一边大叫,一边开枪,所幸未中。到了竹园山老屋里,村民冯同康坐在墙根晒太阳,被当胸开了两枪,血流不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到了羊河口,见河沟有大鱼,鬼子逼我和小陈脱鞋下水。河水刺骨,抓不到大鱼,鬼子用刺刀乱戳取乐。见我俩冻得浑身发抖,他们哈哈大笑。岸边停着一条小船,我俩挑着担子上天,到了大通五圣庙鬼子驻地,鬼子才打发我俩回家。我又累又饿,母亲以为我已被杀害,抱头痛哭。

腊月中旬,鬼子又出去作恶。卖藕的农民冯富根被送到广教寺鬼子驻地,见屋内无人,东瞧瞧西看看,被巡逻的鬼子发现,当作“探子”杀害了。噩耗传来,郎富根的老母当晚就上吊了。前几天,一个鬼子又来抓妇女。在井桥前村碰见新四军侦察兵刘树青,他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又是农民打扮。他闪进徐世发家,鬼子刚刚推开门探头探脑,被刘一榔头砸中脑壳。俩人将鬼子勒死以后,拖到查家圩,砍下头颅丢到远处河里,尸体就地掩埋。第二天一大早,“日本鬼子”大队人马牵着狼狗前来一棵松一带搜查,押解百多位村民到广教寺。“日本鬼子”架起机枪,端着刺刀,强迫乡亲们招供,说不招供谁杀了皇军就统统活埋。乡亲们临危不惧,我至今不忘。当晚,乘着夜深人静,刘、徐二人挖出无头尸,扔到杉木坑。次日晨,徐世发背着柴火到广教寺送信。十多名鬼子跑到杉木坑验尸,证实是“马乎”(指军人)干的,才对村民们作罢。从此,乡亲们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很多青壮年投身革命,参加抗日反顽斗争。我当时年纪小,秘密参加圩区抗日组织的进步哨(圩区民间抗日组织专称),为新四军传递情报。



我的班主任

□沈成武



大概是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我們地处偏远的顺凤山铁矿职工子弟学校来了一批新老师,他们是经过“革命大熔炉”锤炼的退伍军人,其中就有我的班主任朱仕栋老师。

朱老师个子不高,浓眉大眼,嘴巴阔且有些往右歪斜,一条肥大的军裤是他一年四季必备的装束。朱老师带我们语文,难得见其一笑。与之前所有的语文老师相比,朱老师有着两个极其明显的特点:一他是男的,二他的嗓音高亢嘹亮,讲起课来便吐沫星子横飞,一堂课下来,不但他的教科书湿漉漉的,连我们的书本都洒满了“珍珠霜”。朱老师操着地道的繁昌本地口音,上课时,不像别的语文老师,要么自己读课文,要么让我们读课文。他读课文,总是读几句,就要我们与之互动。他的口头禅是“什么西”。往往一个句子读到一半,突然对我们吼一声“什么西”,我们就得根据课文内容接下半句。朱老师读课文很少站在讲台上,总是边走边读,若是看见哪位同学“开小差”他就会走到他的面前,耳边炸响一句“什么西”,如五雷轰顶而震颤不已。一次,我们在上反映第三次反“围剿”一场战斗《诱敌深入》这堂课,朱老师读到“锅里煮着一大盆香喷喷的……”紧接着就来了一句:“什么西啊——”同学们朗声接道:“红烧肉。”就在这一问一答中,那些温暖的文字也就汩汩流进了我们的心田。

喜欢听朱老师读课文,更喜欢听他讲一些逸闻趣事。记得他说繁昌古代曾出了一位状元,有一回老师出了个上联让学生们对下联:“四门楼,一盏灯,光照东西南北。”那个未来的状元应声答道:“三元井,两孔桥,水流春夏秋冬。”朱老师顺势讲了繁昌四门楼、三元井、两孔桥的掌故,把我们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

那会儿特时髦搞群众诗会,经常“赛诗”。就这,还将一个千古绝对给对上了。据说明代有人出了一个上联:“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数百年没有人能对上来。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在湖北的某处“赛诗会”上,这个绝对居然给对上了。“赛诗台上赛诗才,诗台绝世,诗才绝世”。这两个对子,也使得我为对联热爱有加。

在那种大气氛下,一个个绝世之才横空出世。不唯是我们初中生,就连小学生都要写诗歌,讴歌那个伟大的时代。那时,每周五天半的学习时间,我

们天天盼着“过了星期五,还有一上午。”那个上午,常常就是同学们赛诗的时候。你四言,我八句,加上老师的点评,气氛甚是活跃。

记得班上有一位貌似“林妹妹”的女孩,病恹恹的,讲话细声细语。对于“林妹妹”病态的美,当时怕是没有人欣赏的。那时,有一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让我们懂得了身体强壮才是最重要的,“好看的脸上能出大米吗”?但“林妹妹”一首出类拔萃的诗歌,却让我想入非非。那一次,她上台朗诵了一首她创作的诗歌,只有短短的四句。前面三句不记得了,最后一句是“练好身体把国保”。全班同学先是一愣,继而大笑,因为班上有一位男同学的名字就叫“国保”。当“林妹妹”红着脸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全班同学报以空前热烈的掌声。那个带着几分憨厚劲的叫“国保”的同学,张大着嘴巴,一个劲地咽口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家“林妹妹”。那神情仿佛在说“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林妹妹”的脸蛋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几乎要塞进课桌的抽屉里了。我一下子也惊呆了:练好身体,那可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要给“国保”那厮?朱老师不失时机地上台点评:“这写得多有感情。我们不但要学好文化课,还要练好身体什么西啊——”男同学都声嘶力竭地答道:“把国保!”大笑又是哄堂而起……

朱老师妙趣横生地讲课,让我受益匪浅。初三刚开学,朱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自选作文,我用拟人的方式写了一篇《桌椅对话》。在作文点评时,朱老师通读了我的文章,还大加褒奖,这给我注入了强大的写作热情。随后的几次作文,我都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想再创佳绩。没料到,却遭到朱老师空前严厉的批评,说我只是堆砌华丽的辞藻,没有真情实感,如“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这让我摒弃了浮躁的写作风格,并受惠至今。

初中三年的光阴转瞬即逝,高中毕业,我离开了矿山。不久,顺凤山铁矿因资源枯竭而闭坑,所有人陆陆续续都到了市区。世事沧桑,各自奔波,我再也沒有联系我的班主任。前年,一次与铜陵市著名作家朱斌峰聊天时,才意外得知朱老师竟然是他的父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敲开了朱老师家的大门。时隔五十多年,我的班主任老啦,动作迟缓,嗓音不再洪亮,唯有脸上慈父般的笑容始终如冬日的阳光灿烂着。在他小小的阁楼上,朱老师收藏了他儿子的所有作品,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他看过我写的文字,并且说光看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惟有绿荷红菡萏

黄言亮

国画小辑

